

伪满洲国 演义

「第一部 三代天皇」

杨大群◎著



白山出版社



【伪满洲国演义】第一部

三代天皇

杨大群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代天皇 / 杨大群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2. 6

(伪满洲国演义; 1)

ISBN 978-7-80687-826-2

I. ①三…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8120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邢志有 宋 杰

装帧设计: 王 婷

责任校对: 李 忠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687-826-2

定 价: 178.00元 (全六册)

水调歌头

海上生妖雾，有虎视眈眈。觊觎神州宝地，恶寇早垂涎。三代岛国泉主，东亚谋求霸业，武运祭旗幡。血口大张口，欲壑总难填。

甲午恨，马关耻，战连年。欺邻凌弱，强虏撕裂好河山。蛇舞焉能吞象，狮醒终赢落日，史笔记详全。回首沦亡事，热泪洒栏杆。

目 录

引 子 一

第一回 二一

锁国门压皇权幕府专政
倒幕府夺皇权小皇登基

第二回 四〇

开国门变国策明治维新
建皇军掌军权武运长久

第三回 五二

访欧美学西方独霸琉球
欺亚洲逼中国占领朝鲜



第四回 六六

大军舰停天津吓倒奸臣
割台湾让朝鲜卖国求荣

第五回 八〇

立太子颁宪法联军统裁
庆银婚霸朝鲜甲午战争

第六回 一〇一

盼皇孙得皇孙裕仁得宠
训皇儿教皇孙狼子野心

第七回 一一五

望大陆起贪心扩军备战
抢地盘狗咬狗日俄开战

第八回 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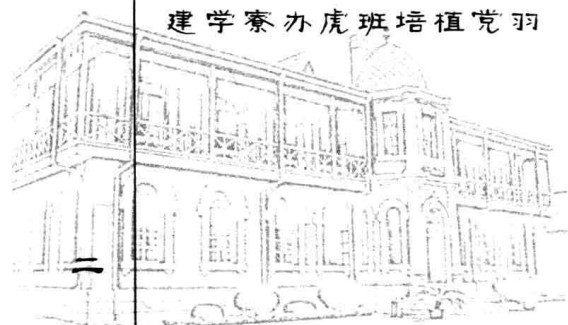
皇家仪惊八方太子出访
顶风浪走沿途野心难掩

第九回 一四二

急访问假拜访暗组军机
擦军刀试军靴另踏新路

第十回 一六三

谋大计继王储裕仁摄政
建学寮办虎班培植党羽



引 子

阴 谋

有人说，世上往往有些罪恶阴谋勾当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也就是是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进行的。说来也不尽然，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玩了场大阴谋。这个大阴谋的形成，是许多小阴谋连在一起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就是日本三代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裕仁天皇）在明晃晃中制造出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小阴谋而后成为大阴谋的。裕仁天皇对阴谋的逻辑是：“天下大事阴谋当先。”

开头在日本，甚至有人打起了民间传说的主意，说中国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派往日本国八百童男八百童女，结果一去没回头，留在日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说唐朝的杨贵妃没在马嵬坡前自缢而死，而是被另一美女移花接木了，杨贵妃后来遁入日本某县留有后裔，后裔当中有人还当上了首相。天哪，好像这样一说就把他们侵略中国的行为掩饰成不是侵略了，而是外孙子回到大陆姥姥家探亲。有些家伙为了侵略，甘愿给人家当外孙子，当然这都是一派胡言乱语罢了。不过，从明治天皇到裕仁天皇，在国内和国际场合都曾公开地说过“大陆政策”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当他们慢慢地变成军事大国，用武力一层层地剥开伪装的画皮，就在朗朗乾坤之下明目张胆地实施对中国的侵略。这实质是一个发展起来的军事帝国集团的政治演变。这个演变是血腥的，皇戚、贵

族、宠臣、宦官等同室操戈，经过多年无数番勾心斗角、争权夺势、尔虞我诈、大打出手、吵吵闹闹，又经数十年之久的大小折腾，枪杀刀劈了几个首相和大臣，血染长街，泪溅官邸。厮杀中，一些御用学者几经研讨、论证，从日本人滴滴的血泊里明白过来，向裕仁天皇献策：只有遵照先皇遗志，由裕仁这一代天皇实施“大陆政策”，日本才能息戈生存。而向中国实施扩张侵略，必须先占领中国的东北，即所谓的“满蒙”，才会得到更大地发展，才会立于东方强国之林，转而才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军事最强大的帝国。

一晃，裕仁天皇三十岁了，他已经能把握住文武重臣了，一个偶然的机，他抓住了当时青年军官中的组织“巴登——巴登”和“三羽鸟”。他在登基之前，扬言出国旅游，其实是在国外串联年轻的军官，先把握住军队，他才能得以稳定地坐在天皇宝座上。他登基十年之久，把军队变成皇军，稳住了当时全国的局面，他的心才算落了底。他把周围的、前头的、后边的、兜底的、压顶的都捂严实了，顶住了，镇压了，肃清了，他才舒口大气可以放手干成一番大事业了。

裕仁天皇在登基之前亲自到欧洲转了一圈，这是他用尽心机的时刻，他一生就这么一次出国访问、旅游。他这次出访的是老牌的英、法等国，他不是去显示一下少年得志，而是在探视一下各国对日本的态度。这次出访他懂得了大英帝国没落的原因，法国拿破仑因骄纵而失败，孤死小岛之上。总之他们衰落和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的军队腐败，没有抓住年轻血气方刚的军官；二是宫廷腐败，造成皇权失落。裕仁最为痛心的感觉是：日本老的武士道精神应当像破木板鞋一样扔掉，新的军队要是水、是火、是魔，杀向全世界，对被占领的国家敢杀、敢砍、敢活埋，敢挖孩子的心肝下酒吃，要把军人的素质培养成见一根鸡毛也抓住不放手，一寸土地都要夺过来，哪怕把几十个国家的土地占领也不嫌多，世界都归属日本天皇也敢搂在怀里吞得下肚去。因此他要首先发扬光大创造日本新的武士道精神，他在继承前辈们的政治手段中，就是推行“大陆政策”不回头。他非常清楚，先皇明治、大正出手霸占台湾和朝鲜的目的，这两块侵略跳板都搭在中国东北，台湾不仅是控制太平洋和中国沿海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也是日本国的屏障。而且他们的祖辈已经把沾满鲜血的手狠狠地掐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他们如果夺去了辽东半岛，就如揪住中国的头颅和咽

喉，从另一个侵略者沙皇手中夺去中长铁路，是一把刺进中国东北人民腹内的利剑。此刻，一切机会都摆在眼前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事战刀磨快了，军靴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膨胀起来，成为军事帝国，自我感觉无敌于世界。对侵略中国来说，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他们狂妄地认为，往前走是方向，向后退是灭亡。

就在这时，东京发生了大地震，国内外的诸多矛盾都露了出来。由于日本这阵子穷兵黩武，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裕仁天皇看出只有军事方面以皇祖父的治国方法，建立强大的陆军，进而扩大陆海空军，牢固地实施走向“大陆政策”，那才能使大日本帝国裕仁天皇的路线得以巩固、发展，并前途无量。

很快，裕仁天皇已经继皇帝位摄政十年了，他生下来就穿戴海军军官服，因此他自称是军人出身的天皇。他出生不久，大正天皇就把他送到一个孤岛上，由一个海军将军侍养。小海军帽子上的飘带在皇太子后头晃荡着，他牙牙学语说：“风吹飘带儿飘，飘到中国挂树梢。”直到他能在海军作战图上标出登陆点，他才从孤岛回到皇宫。他身边有各种专长教师，主要是讲武士道精髓生死观，树立武士道人生观、哲学观，“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天皇的自尊和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学习英国绅士派头，他虽然先天性的一条腿走路有些跛，但挺直腰板一点看不出来。他对中国有深刻的了解和印象，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文化底蕴，他的语言逻辑，就连中国的方言俚语也是张口就来。因此他自称半拉中国通。他长大之后更明白，风是不能把日本皇军吹上岸的，要有军舰飘呀飘才行。十年前，他总是感到自己太温顺，他常说虎崽子露不出牙齿，现在成为大老虎该露出牙齿了。他可不是那些粗野的武夫，光知道舞弄战刀，他首先要巩固先皇搭在中国的朝鲜、台湾两块跳板的稳定，然后又不断地研究中国的局势，尤其对待被赶下宝座的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更加用心，虽然中国由于军阀混战很软弱，但是他知道中国的民族历史很悠久，又很有个性，多少年来中国大小内乱不止，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的国家和民族能把中国吞并了。因此，要想占领中国，必须用两手，第一手用武力，另一手就是抓住中国人治中国人的手段。当中国民国革命剪掉人头上的辫子时，他拉住父亲大正天皇的手痛哭着说：“中国人没有辫子了，要是用战刀砍他们的脑

袋瓜子时，手中就没抓手了。”大正天皇十分满意地笑着说：“皇儿，那还用你的小手去抓吗？”他登基之后，学习祖父和父亲，更加大力地开始往中国偷偷地派特务了。那个巧、那个妙，那个钻心入骨三分的方法，着实惊世骇俗。

裕仁天皇亲自安排良子皇后的叔叔闲院宫亲王以日本绅士的派头，在北京买个四合院房宅隐居下来，其实是看守着逊位的逊帝溥仪。这位亲王拇指挑着白玉，无论冬夏都装伴成闲住在北京的阔老，手里摇着鎏金扇，嘴里嚼着北京的小吃，院内奴仆成群，其实都是日本谍务人员，监视着各国对溥仪的态度，掌握溥仪思想变化，甚至上大街去遛弯儿，路经哪家商场买珠宝，都会暗中给溥仪准备好了可心如意的便宜东西。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给溥仪挑选手杖，亲自给溥仪选狗玩耍，咧着大嘴巴学狗叫。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开着大军舰逗溥仪玩耍，最后他终于施展一下，胜英国一招，在各国众目睽睽之下，以强盗手法，人不知鬼不觉地好像在耗子洞里把溥仪掏出来，回身拐骗到天津日租界宫岛町的张园保存起来。在天津，张学良势力最大也没斗过日本特务，日本人把溥仪按着脑袋塞在汽车后备厢里漂洋过海到营口登陆，紧接着立马追枪在长春成立起“伪满洲国”，国号先“大同”后改“康德”，定首都为“新京”，这些事干得干净利索，一气呵成。

说到张大帅和张少帅张氏父子没有斗过日本裕仁天皇，是因为这个裕仁已经把他爷俩攥在手心里，他前前后后派到这位东北王张作霖身边大大小小军事顾问十三名之多，像蜘蛛网似的缠着张大帅，然后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早就把张作霖的肚子像皮鼓似的敲遍了，张作霖身边最得力的日本顾问本庄繁大佐，就是裕仁天皇安排的，后来成为“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将关东军司令官。张家父子身边轮换着的这些日本军事顾问，那是真“顾”真“问”，上到军队训练出发打仗吹军号、为张大帅见外交官撰写外交文书；下到大帅起居生活，甚至大帅娶小老婆买多大号的鞋，抽进肚皮的大烟土等等家事都出面支招子。当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日本顾问就更加卖力气了，指出是奉军中缺少大炮类的新式武器，日本出资帮助张家父子成立兵工厂，制造大炮和新枪，当时把日本国内的新设计新式兵工厂搬到奉天来制造。等到“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才明白，这一招太损了，从日本国派出的侵略军枪炮不用从日本国带来，都是光身子来奉

天再装备就行了，甚至从中国东北打到关内（包括南洋）十四个年头，日军所使用的枪炮和子弹都是奉天兵工厂制造出来的。接着日本连续借给张作霖有条件的大量款项，要由日本人修建铁路，比如修安奉线（安东至奉天）铁路，日本人坚持修窄轨，这也是一个阴谋，日本怕张作霖打过鸭绿江，后来到“九一八”前夕，又改建成宽轨，使日驻朝鲜的军队，能很快地从朝鲜派数万人马增援关东军。张作霖的顾问帮助奉军入关，大打直奉之战，又出谋划策消灭了郭松龄反奉的军队。事后日本人在张作霖面前眨巴一下眼睛，就毙了郭松龄。跟着，又消灭了反军阀进步力量张榕等，东北民主力量刚有点抬头就被砍断一条腿。而且，在东北的日本军事力量和张作霖合力，阴谋消灭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张作霖一心想当皇上，才兵发大江南，又和英美勾搭连环。裕仁知道张作霖此举不会成功，果真，往江南发兵没走出一泡尿远，就兵败如山倒，张作霖还梦想转回东北老窝，来日重整旗鼓，谁知，裕仁天皇食指一转就给他准备好了早餐，在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三洞桥把张作霖炸死了。成了一时轰动中外的大事件——皇姑屯事件。事后，裕仁天皇掩耳盗铃，大声疾呼：“我没有下天皇令。”他一眨巴眼睛装聋作哑倒成了不闻不知的模样。

这时的少帅张学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在日军面前连脸皮颜色都不敢变，饮恨不敢说，有苦肚里咽。他万般无奈，以民族感情为重，明面上跟着蒋介石，心里头明白，跟着蒋介石走也是一条绝路，他吃透了他父亲抱日本人的粗腿的滋味了。此刻日本人明里暗里要把满洲国恩赐给他，让他当皇帝，但张学良一口拒绝了，他想报国难家仇。

现在，裕仁天皇是三十岁刚出头的大日本帝国皇帝，掌握着大日本陆海空三军，改称为皇军，很快地使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他和张学良同岁，溥仪比他小5岁，蒋介石长他14岁，可是比起能耐来，他比蒋介石、张学良、溥仪他们都大得多了。裕仁天皇从小受明治皇祖父的教育，同时恩师是乃木大将。乃木是老中国通，他把两个儿子乃木保典、乃木盛典埋在日俄战争中的中国大地上，他从中国大地上取回一罐他儿子的鲜血浸染着的中国泥土，他时刻用鼻子嗅着儿子鲜血和泥土气味，他奉大正天皇之命令在代教裕仁天皇时，也经常让裕仁嗅日本军人鲜血染过的中国土地的气息。乃木大将让裕仁天皇从小就在脑海里灌满了日本军人在中国大地上流过血的极深概念。倘若嗅不出中国气味，鼻子就不叫鼻子，叫鼻子管子。裕

仁的皇祖父明治天皇和皇父亲大正天皇让他更多的明白中国大陆的富饶，清王朝的腐败，中国老百姓成了奴隶，中国只有被各国分割的前途。那么，远亲不如近邻，天经地义中国本应该归顺大日本帝国。他的祖父和父亲把征服中国的历史使命赋予大日本帝国三代裕仁天皇了。他从幼年懂事开始，就把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在中国土地上的厮杀（日俄战争），流淌过很多鲜血和埋葬过很多头颅的地方，给孙儿留下几十张时刻不能忘怀的旅顺口血染的地图，现在关东州和台湾已经涂上日本国本土一样红的颜色了。接着野心扩大到日本人的鲜血不会只是涂红在这几块小小的土地上，应该把满蒙划归在大日本的版图上，裕仁天皇常讲，不然旅顺口的日本人的鲜血被风吹雨打被太阳晒干了，日本武士道精神还能长存吗？旅顺“尔灵山”山头的呼喊声“满洲，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何时才能止住？不然裕仁天皇身上的血统还算是明治天皇家族的血统吗？裕仁天皇他在没有登基之前就立下征服中国首先必须征服满蒙的狼子野心。从裕仁天皇登基这日算起已过去十年之久了，他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占领满蒙易如反掌，可他此刻的雄心大大地膨胀起来，认为占领满蒙也不过是日本军靴踏上征服之路的第一步而已。

1930年前后，中国大地上军阀混战，中国这条破损了的大船，眼看快要沉没了，现在不用说是下黑手的时候到了，就是明火执仗地来抢也是无人敢干涉的，列强瓜分中国得日本人认可才行。不然埋葬在伏见桃山陵里的明治天皇的心能安吗？裕仁天皇认为真是到了下手的时候了，不然上对不起先皇，下愧对文武重臣和大和民族的子孙。今后自己要有决心称雄称霸五十年。占领满洲是他的起步，眼下正是好时机。他站在从法国买回的唯一的一个拿破仑半身像前，心里连声地说：“侵占中国东北的时机到了！不然一切都将落空。就是往后拖一天，世界就会视裕仁天皇为无能之辈，大日本帝国裕仁天皇不懂天机了。不，我要干！”

登 陆

日本海军创建于明治维新初期，明治天皇承认日本是“海之国”，也就是说是个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的国家。他认为既然是海之国，因此必须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器装备，首先要有海军，所以他把日本海军开始称之

为“明治海军”。他认为保卫日本不是首要任务，要很快地成为日本统治集团扩张国土的工具才行。日本缺少钢铁，他就到英、美等国大力购买钢铁和军舰，有了这些，就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首先占了朝鲜，接着占了中国的台湾，又发动日俄战争，从沙俄手中霸占了中国东北的旅顺港及中东铁路。几次得手，日本海军迅速壮大，当山本五十六成为海军大将，日本海军便在太平洋称雄称霸了。这个山本青年时期就钻进日本驻美国大使馆任武官，专门研究美国海军。当他全部掌握日本海军之后，便充当了天皇对外侵略的工具之一。

1931年9月初。

山本五十六向日本海发出公告：在日本海经纬线包括公海某时、某地区，在三个白昼黑夜中，大日本帝国海军试航新型航空母舰配合新型战机群作战演习，因此，这一海域和天空禁止出现各种舰船和飞机。

下这样的海空禁令，是违反国际公约的。看来，大日本帝国大海军霸道地把公海当成他们的靶场了。

在一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漆黑夜里，日军突然出动数艘护卫舰、炮舰、巡洋舰、驱逐舰、海防舰、布雷舰、鱼雷艇和多艘运输舰船及飞机，围绕着三艘航空母舰编队前行，另从日本各个基地飞出大批机群，推波助澜。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演习，是一次向世界夸耀大日本帝国的大海军势力，恫吓他国的行动。日本所有报纸都大肆宣扬和鼓吹这次演习。

第二天，日本海军部突然又发表了一个公告：演习期间，因机械故障有一架飞机坠海了，机内装有绝对的机密仪器，因此该海域和天空仍然在日本海军日夜封锁之中。

又是一个墨黑墨黑的夜晚，日本某大军港内悄悄地驶出十几艘排成一大队的各种型军舰，此刻港内外没有透露出一点灯光，就连海岸上的航标灯都关闭了。舰队驶出港湾基地时，天空黑沉沉的，与大海连成一片，只能听见大海的涛声和机器的轰鸣。其实从白天海港上里里外外都被宪兵队清查过了，老鼠都赶跑了，只有巡洋舰、旗舰、护航舰、反潜舰、运输舰、补给舰编好队形。好家伙，远处有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封锁天空，深水处有潜水艇兜底，听说日俄战争在对马岛大战时也没有如此威严的阵势。

舰队航行到公海范围内，一直到风平浪静了，忽然像刀劈的一样，忽地闪成两队，从最后边驶出一只中型商船，它在翻花的白浪中间驶向前方，好像从两厢舰队中射出的巨型炮弹。这只船打扮的出奇，甲板的旗杆上扯满了万国旗，但是在旗下被无数杆杏黄色长条旗包围起来。这种打扮在一般人的眼里会认为是迎送佛像的船，或者是够天皇级灵柩的御用运载船。

这是只高贵无比的皇权大船，在舰队护航了一程之后，停下来，接受列队在各舰甲板上的水兵及军官们的致敬。一时，汽笛声、军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闹腾了一阵后，皇船起锚，缓缓地驶向它所要去的方向。人们不难想象这条受到如此尊敬的皇船，从黑夜到黎明，从黑风巨浪翻滚中到风平浪静，从早晨曙光中到夕阳泛金，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鬼祟，如果绘幅航海图，这条商船是由军舰保护着从日本帝国航行出来的，它不是海盗船，而是裕仁天皇下令，调动一个师团的兵力，十几艘军舰护航，这么大的动静，显然不是打鱼，不是捞虾，是到哪个国家和地区搞什么阴谋和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护送的军舰离开商船时，在商船的甲板上，巨大的杏黄旗中裹着一个身穿红袍、双手捧着闪着金光的大十字架的大主教，他面朝军舰，双手张开，伸向天空，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军舰上的一切尽收眼底。他看清楚了，在舰队的甲板站着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和他并肩而站的是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东条英机少将，还有在北海道终年风雪严寒中训练出来的能适应在中国东北气候作战的名将多门二郎师团长，天皇下令要调集他的师团在海军基地岸上待命出发。此刻，多门二郎也在送行的军舰甲板上招手。这些人都以双手高高地捧起的横金竖银的大十字架为目标。他们都知道这个横金竖银的大十字架是东条英机和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以天皇名义授予这位红衣大主教的。

说到这里，书中还要交代一下，当这个舰队离开日本领海时，在黑暗的军舰甲板上跪满了敢死队士兵，他们大多是脱得净光，只有在每个人的头上扎着一条太阳旗的带子，冷丁儿地看像在脑瓜门上被凿个血窟窿眼儿，冒出一大团子血，那光腚模样又像从水里刚刚捞出来的河豚鱼，挺着鼓溜溜的大肚皮。他们连连地吧嗒嘴，大声地号叫着半熟半生的中国话：“支那大大的土地，是我们日本的有！”那些号称大和民族优秀子

孙的军官，想必是害怕断子绝孙刮破睾丸，用布条子兜住屁股蛋，拔出战刀，刀尖戳在甲板上，噢噢号叫吧嗒着宣誓：“天皇陛下，武一运一长一久一！”士兵手中拿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他们浑身上下几乎一丝不挂，用刺刀刺杀着戴着中国式农民草帽的草靶子，嘴里喊着：“到支那去，那里大大的有花姑娘。”支那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叫法。一阵群魔乱舞，读者终于搞明白了他们的去向。不过，他们要在中国何处海岸登陆呢？

红衣大主教再次沉重地举起横金竖银的大十字架时，面对着日本海的对面摇晃着，他流着眼泪向商船底舱走下去，瞬间他看见，商船上有个宪兵少佐也在对舰队招手。当他走下甲板，转到所有的船的底舱里，见装满了日本男女道士、尼姑和和尚，他们都在闭目诵经文。整个船里没有发现一个卫兵，但他心里明白，这些“出家人”身上都会挂着一把杀人的枪，他们是天皇御用敢死队，是东条英机专门送到陆军大学受训的青年，他们受天皇管辖，上帝都管不着。这些出家人闭着眼睛看着大主教。此刻他们还猜不出谁是这条船上的统治者。大主教朝他们瞥了几眼，神秘而悠闲地回到他专门住的舱里去了。

那个宪兵少佐十分谨慎地转到船的底层时，只见一把极其绝密的天皇御赐的大锁，把门锁得死死的，他知道这种锁按规定只有天皇御赐掌握钥匙的人才能打开。他虽然此刻站在铁门外，从底层室内传出“咕咕咕”鸽子亲昵地叫声，他也学着鸽子亲昵地叫了几声，放心地走向他的指挥舱了。

红衣大主教回到舱里，亲切地抚摸着一只大黑鹰，这还是他离开中国东北时，在辽河套救过他的那只大鹰。他在日本各地走动，甚至几次去欧洲旅行，他都带着这只大鹰，怪不得有人说他是鹰派上帝。由于船的颠簸，加上所带吃食都吞光了，大鹰对着他不停地抖动翅膀，他知道大鹰饿了，便说：“孩子，到岸后，上帝会招待贵宾的。”大鹰真听话，不再提要求了，但他听见大鹰的肚子“咕噜咕噜”响，还是很心疼。他想，把大鹰送到底舱去也许安生些。

大主教来到底舱，掏出天皇御赐的钥匙打开舱门，想把装在木箱内的大鹰放到船的底舱晃旮里。猛然，他又看到底舱里那两口黑木大棺材，他紧紧地皱起眉头。他想起来了，东条英机课长给他底舱开门锁匙时曾诚恳地说过：“这两口棺材里装的是位沙俄将军夫妇，他们都是东正教徒，所以才请大主教您去护送忠贞的灵魂。这是裕仁天皇陛下亲自安排的。这位

极可爱的将军在日俄战争时，凛然大义投诚大日本帝国（被收买的沙俄将军），后来生活在日本国享受荣华富贵，将军和夫人死后，被日本国以国礼厚葬。死时，这位将军要求把他先埋在东北奉天，然后有朝一日大日本帝国占领远东时，再送回俄国安葬。您在俄国任过东正教大主教，因此才委派您去护送，我想这是十分得体的。”现在大主教陷于了思考之中，他感到日本天皇裕仁不会这么讲究信义。当他把鹰箱子放好后，心中有些犯疑，这两口棺材装的真是沙俄将军夫妇的尸体？当他发现这底舱里还有鸽子时，狡黠地笑了笑，对大鹰说：“好了，你饿不着了。”他有意地打开装大鹰的木箱门，走了。

再说那位日本宪兵队少佐，他是天皇御用传放通信信鸽的负责人，他对御用信鸽是丝毫也不能马虎的。当他再次回到底舱后，凭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底层密舱内有非鸽子的他类飞禽的气味，甚至嗅出是鹰的气味。他大吃一惊，额头不由沁出一层冷汗。天哪，这还了得，要把御鸽惊扰了，给天皇陛下传不出信息去，那他就犯下了欺骗天皇之大罪。同时他也想到，这间密舱底室只有他才能打开，别人怎么会有第二把御用钥匙呢？他赶忙把耳朵贴近门上一听，此刻鹰和鸽子正在发生着激战。

他觉得事态相当严重，这碗大的黄铜御锁，被哪个大胆的家伙给打开了？他顾不得细想，打开锁冲进舱内。原来里边装着的他那几个透空气的竹筐内雪白的鸽子，虽然还是装在竹筐里，但此刻却乱了套，满室内是鸽子浓浓的气血味和纷飞的羽毛。室内没有灯光，他急忙打亮手电筒一照，看见竹筐里那些雪白的鸽子，都掉了羽毛散了翅膀，这些鸽子看见亮光更加不安，“咕咕咕”叫个不停。他对这个敢拧开御锁的来人，恨之入骨。他凑近一看，竹筐里的鸽子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脖子和腿上挂着的金属御用字牌也掉了，那只大鹰见到少佐，停止了同鸽子的打斗，站在一边，眼露凶光。少佐抽出腰间的战刀，真想一下子劈了这只大鹰和那个开御锁的人。片刻，他又冷静下来。他想到这条商船非同小可，在送行时他亲眼看见有山本五十大将和多门二郎中将，他的恩公东条英机少将课长也亲自来参加，在恩公家会面时恩公嘱咐他此行要千百倍小心，这是一次有关大日本生存大计之行。怎么商船刚离开舰队就发生有人破坏御用信鸽的大事件？

少佐忽然想到，当商船离开护送的军舰时，他眼睛余光看见立在商船头上那个红衣大主教高举特大十字架对东条示意。难道是红衣大主教往